

主 编 刘继才 郭爱民

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

艾荫范
卷

汉
语
言
文
学
类

艾荫范
著



东北大学出版社
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

艾荫范
卷

汉语言文学类

艾荫范 著

东北大学出版社



© 艾荫范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：艾荫范卷 / 艾荫范著. —沈阳：东北大学出版社，2015.1

ISBN 978-7-5517-0813-5

I. ①中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②汉字—古文字学—文集 IV. ①C53 ①H1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1898 号

出 版 者：东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

邮编：110004

电话：024—83680267 (总编室) 83687331 (市场部)

传真：024—83680265 (社务部) 83680178 (出版部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eupress.com>

E-mail: neuph@neupress.com

印 刷 者：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

发 行 者：东北大学出版社

幅面尺寸：170mm×240mm

印 张：20.5

字 数：375 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组稿编辑：孙 锋

责任编辑：潘佳宁

责任校对：叶 子

封面设计：刘江旸

责任出版：唐敏志

ISBN 978-7-5517-0813-5

定 价：78.00 元

每一门学问，都像一股侧根
深入天壤，让你的生命之树
冬夏长青，受命独正。

七十八岁 天刚生 于赫瓦

二〇一四年十月

《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》

学术委员会

主 任：傅璇琮

副主任：彭定安 娄成武 林木西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振纲 艾荫范 田鹏颖

刘继才 陈 凡 林木西

娄成武 夏中华 郭爱民

傅璇琮 彭定安

出版说明



“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花在雨露滋润下竞相开放，出现了繁花似锦的美好景象。春华秋实，硕果累累。在这些科学成果中，既浸透着老一辈专家辛勤耕耘的心血，也留下了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足迹。这是“学之大者，国之重器”。为了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、展现一代学人的风范，我们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遴选出精品，重新编辑出版，以求一册在手、精华尽览，以免去读者东寻西检之苦，既便于阅读，又便于珍藏。

《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》（以下简称《文库》）入选的图书，是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，其中不乏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力作。其作者大多是国内某一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。他们的代表论著，基本上达到了国内一流学术水平。

为了保证《文库》的出版质量，我们特聘请几位学术大家担纲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，以指导我们的工作。他们是：国学大师、著名文化学者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，中华书局原总编辑、编审，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傅璇琮教授；著名学者、文学家，辽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、原副院长，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，辽宁省文联顾问，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彭定安先生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国务院学位办MPA专家委员会委员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，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，全国公共管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，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

得者，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、原副校长姜成武教授；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，中组部“万人计划”入选者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，中共辽宁省委、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，辽宁省“攀登学者”，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木西教授。

对入选《文库》的作者设定的“门槛”是：“两院”院士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二级以上正高级职称者。但我们又不是唯职称论，那些确有真才实学而从未参加职称评定的知名学者，也在入选之列。我们秉承“三不选”的原则对入选者的论著进行遴选，即：不代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论文不选，观点陈旧的文章不选，一般应酬性、无学术价值的序言不选。所入选的论文虽然大多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，但这次重新出版时，作者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完善，有的论文补充的文字甚至超过原文的一倍以上，既具原创性，又有一定前瞻性。编者在文稿审读、装帧设计、材料选择和印刷装订等环节全面贯彻精品意识，力求精益求精。因此，《文库》的出版并非“冷饭重炒”，而是力图有所创新，俾使读者一快朵颐。

在首批人文学科的著作中，既有学界泰斗和知名老专家的成名之作，也有优秀中青年专家的论文选萃。其学术风格同中有异，异彩纷呈。这里既有逻辑推理的严密，又有形象思维的疏朗；既有高深的学理，又有浅近的知识；既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宏论，又有短小精悍的学术精品；既有层层剖析的透辟，又有娓娓道来的轻松。阅读这些著作，仿佛置身于科学的百花园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获益匪浅。当然，是否如此，尚有待读者诸君的品评。

本《文库》的第一批著作，推出人文学科5本、自然学科5本。以后每年我们都将陆续出版一批这样的论著。

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出版工程，不仅需要学界专家的配合，而且冀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。让我们大家一道，努力把这项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，为伟大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增光添彩，使科学园中的百花争奇斗艳，更加绚丽多姿！

东北大学出版社

2014年8月26日

自序

深蒙师兄弟刘继才教授的激励和敦促，又靠了学生杨宝林教授及其弟子帮助搜寻，终于把近三十年发表的略有学理味道的文字拾掇到一起，请东北大学出版社刊出，准备以之同学界朋友结缘。

可是面对这一堆内容总杂、体例参差的东西又不免踌躇，这哪里像一个从事专业研究的学人的出产？音韵、文字、词义训诂、考据，国学中坐底的这一块，除了目录、版本都涉及了；再看学科：诗经、楚辞、汉府、唐诗、宋词更兼民族文学、书法艺术乃至当代人创作的评论；更扩大又迈进了地方史学、艺术哲学和文化人类学……可是这些“杂货”确实又出自自我一人之手。今日面对它们，真是五味杂陈，难于言表。

俗话说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对这五杂俎式的一堆，我总得做个交待，让读者们明白都是在怎样背景下被生产出来的，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序文要由我自己撰写的原因。

上世纪30年代末我生于双辽一个小职员家庭，后来举家迁至东蒙。外祖父是晚清秀才，靠做三家村塾师生活，母亲少年时也读过蒙学，于是在我有了识字能力的幼年便由他们启蒙，按照蒙学馆读书顺序，由“三百千”到四书直到读熟半部《诗经》而外祖父亡故为止，这中间也一道读了千家诗、三百首、古文观止、幼学琼林，等等，不消说我自己偷偷地还读了西游、三国和封神。这大约是在八九岁前，我打下的微薄的一点国学的“童子功”基础。

1949年进城，在红旗下读了小学、中学。1957年入大学中文系，正值“反右”斗争高潮，以后是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右倾”，再经过两年经济困难中的“劳逸结合”。1961年结束了学业，四年大学真个如“弹指一挥间”。学校的政治运动却从未间断过，中心是反对个人主义、成名成家、只专不红，毕业出来要做一个合格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。当时许多先生都因为强调知识、

学问挨过批判，所以专业课程简到不能再简，如普通语言学、心理学、西欧文学等都不过二三十个课时，外语直接被砍掉了。就知识、学问而言，我们确实属于被自由派学者认定的“具有不能发芽命运”的“灰色”一代人。

我被留校进古代文学教研室，师从张震泽先生，这是我打第二次国学基础阶段。在先生的管护下我通读了史、汉和百三家集，古文字也受先生影响（他师从文字学家丁山先生，谙熟六国简帛文字），抄过半部《金文编》，接触到了治《说文》的清代四大家。音韵学受黎翔凤先生影响。黎先生是黄侃高第，功底深厚，我是由他的介绍才读起章太炎的《国故论衡》，体味那颇为人诟病的“成均图”，接受“娘曰二纽归泥”说。这期间我觉得最受益的是我打开了“皇清经解”这座宝库，一字不漏地细读过刘氏父子的《论语正义》和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，了解到了二王和钱大昕、孙诒让诸人的学问，王引之的《经义述闻》不知被我读过几个回合。

1965年，学校把“大办民兵师”置首，越办越像“抗大”，我的先生对自己的学问也不再矜持，我因为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，决心暂调到辽西的煤矿城市——阜新。不久就是十年“文革”。这期间因为工作和“转变世界观”的需要，读了马恩全集和列宁文选，对自《共产党宣言》以下的名著反复阅读（《资本论》一卷读过两遍半），正儿八经地下过工夫。“批林批孔”期间，我和张先生都参加了《盐铁论》的评注，我们纠正了旧注中的许多错误，记得书中提到的“郑长者”应即是大司农郑当时而非战国时道家，就是我发现提出而由先生证成的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城市户口解禁，我完全可以返回辽大继续从教，大家这么期待着，我也满怀希望，可是我少年时参加土改，丈量土地冻坏的双脚这个时候算起我的老账，变成了脉管炎。本书收的评《辞源》的文章，就是在走路已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写成并寄出的，两个月后《中国语文》回函建议我增补，我的病已经急性发作，脚趾溃烂，痛不欲生。我勉力握笔答复编辑部，说我已无力修补，文章宁愿捐赠，但不久刊出，仍用我的名头，却增加了对《辞源》作正面评述的那部分，成就了一篇完整文章。可是至今我仍旧问不出是哪位先生出了援手，只能默默地感戴，并且钦慕永远逝去的那个时代学者的文德。

这篇文章在语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，它仿佛使人们又寻味出了二三十年代学术的辉煌。记得中国语文学会专门给我发来贺信，祝贺我这个中年学者的成就——其实倒不是那文章整个有多高水平（充其量是我60年代从教时的水平），而是此道荒芜太久，特别是灭绝文化的“文革”十年！

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改变了我后三十年的命运。在我们这么个民族地区，又是这么一座煤矿城市，能有人写出这么一篇文章，可以说是破天荒的，自然也惊动了市党政领导。当时的市委书记和市长（即后来辽宁省副省长林声），对我的疾病十分关心，住院和做截肢手术他们都亲自过问，派人指挥医院组织医疗。手术后听说辽大准备调我回校，市委当即派宣传部长到我家里找我谈话，说得斩钉截铁：不能离开阜新，必须死了这条心，有困难由市里解决。这是市委常委会的意见，党员要服从。我说我只懂古书，对阜新现代化建设不会有贡献。他们的意见是：不管你搞的是什/么，只要像刊在《中国语文》上的文章那样攀上高峰，就代表了城市文化形象，阜新自建市以来就缺文化，更不要说学术文化。

我是个“性情中人”，生活得很随便，但内心绝对遵从传统，包括儒学旧传统和共产党新传统。挽留我的那些干部，确实是一些真抓实干，想把工作做好、把他们领导的城市搞上去的党的好干部，我理解他们，而且有一种“怀恩未忍去，非无江海心”的知己之感，所以我留了下来，三十余年从未动摇。

但问题随之而来：学术带头人，谈何容易！这里没有学术团体、学术资料、学术信息、学术平台……外部环境不论，只说我个人：离开大学时不过是个助教，要在上中古文献的解读和研究上追及我的前辈，哪是指日可待的容易事？内外部条件综合起来考量，我觉得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：一是坚实地打好国学基础，对那些工具学科狠下功夫；二是向西方寻找新的学术方法，避众人锋芒绕道而行，庶几同时贤们并驾。不然，拼材料、拼信息、拼传播机遇，拼出版，什么都拼不过别人。所以，这三十年，读了我能够购求到的一切名家名著，像小学生一样潜心研讨，我家近两卡车书就是这么积累下来的。我的床头灯永远亮着，每夜都是握卷入睡、醒来再读，老花眼镜卡在鼻梁上，另一只手握着笔。这特别是八九十年代，那种迫切感逼着我真是有觉不敢睡、有病不敢死，因为觉得距离“学术带头人”还有相当大的距离，断不敢停下脚步来。

明白我这三十年学行，对我这堆“杂货”就好分类了，共是两块：一块属于打基础完成的“作业”，例如说“ㄣ”，说“转注”，评《辞源》，以及最近写的多义词在语境中的复义态；特别是一堆词语训释，这大致是远学二王父子，近学杨树达先生，都以札记的形式出现。发表的这些常由朋友索稿，从书眉上抄出应急；有些针对中学语文教材，则因为我的身份，证明我在为教学服务。这些读记留在我读过的书中是大量的，待来日专门清理罢。

另一块是我这些年试探着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迈出的脚步。它们大体分三种

情况：（一）以传统学问切入新领域。例如用古音破译上中古少数民族地名、人名，本书所收南越文王名字昧、胡同读的证明，鲜卑古人名后音节为隗的意涵与音读的判断，都是；又如用复义结构阐释上古多义词；用诗艺学评判契丹汉诗，等等。（二）以新学问切入传统领域，如用同构比较解读文本，像阐释《邶风·鸛鸣》，唐诗《登鹳雀楼》别解；互文中的文学母题贯穿，像“寤寐求女”母题的二千五百年穿越，西人所谓“隐喻”“转喻”同古典诗词中的暗示性形象关系的揭示，还有把后现代大众文化引入当代最火的赵本山小品的分析，等等。（三）中、西两学交错使用，例如从“德”的古义切入，把原始宗教、道家哲学、殷周伦理和中国的浪漫文学熔入一炉的研究；从《湘君》《离骚》解析出的“追求——幻灭——动摇”有机结构或说精神原型和在后世的发展，等等。

本书的第三个部分，即有关书法艺术、当代一个特殊品类——老干部的创作和辽宁特产赵本山小品等的评论文章，看似与前面的国学毫无关涉，更可能以为是一时应景，但在我却是认真的。我把近二十年间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反思都写进了这里。学人不能无立场，关键是要襟怀坦白，要从中华民族、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做人、做学问。今天是从昨天衍生的，昨日又是黯淡下去的今日；我从来都是想从对昨天、前天的思索中看明白今天和预想明天，反过来又从现实生活的波诡云谲中省悟了历史。

最后的《楚辞翼》，是我近半个世纪积学而成的“诗骚双翼”中的一部分。“诗翼”压在一家出版社，《楚辞翼》曾改成青少年读物，但当时审稿专家即以为“少儿不宜”，过于艰深。这次做了些增补，例如指证《离骚》中的“白水”即新疆的阿克苏河（阿尔泰语白河之谓），在上古华人心中认为它是黄河的源头；又如《招魂》中的“雷渊”指认为昌蒲海，即干涸了的新疆罗布泊，这些都是我近十余年攻治北疆民族史的结果。

像上面这样大致扒一扒堆，分一分类，估计读者朋友就不会有更大疑惑，觉得像迈进杂食店一般眼花缭乱，摸不着头脑了。

我有一个毛病，这也可能是旧文人传习下来的坏脾性，就是对从书中读出东西非常高兴，非常激动，常常至于心花怒放；迨及把它们整理成文章，寄出发表，兴趣则往往淡了，而且常常刚捉笔就败了胃口，从此放弃。或者在某一方面读出了点滴心得，事业心强的朋友会紧紧抓住时机，乘胜而前，扩大战绩，务必争取获得像样的成果。但我是个思想懒汉，浅尝辄止，每每刨上一镐头、蹚上一垄地就再无兴趣，可能又去寻找新的兴奋点。这是我这一堆东西所

以都像断了头的黄瓜、萝卜不成条贯，也是我至今没能有一件像样的学术成品奉献出来的原因。年将八秩，大约还保留着当年业师批评我的毛病：少年气盛，当力戒浮薄。

昔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为自家作序云：“夫铨序一文为易，弥纶群言为难。”对我那一堆“群言”“弥纶”了半天，为的破解读者阅读之“难”，这也算序吧！

天別生 艾荫范

二〇一四年四月

目 录

出版说明

自 序

第一辑

南越文王昧、胡二名同音说——附说貉、秽、胡的古音读 / 2

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 / 9

说“转注” / 15

说“冂” / 25

简评修订本《辞源》（第一册） / 29

“东”的“外方”义 / 40

“德”在上古文献中的“志向”义

——兼与伦理史家切磋 / 43

略说《诗经》中的几个“谓”字 / 52

《论语》语词新释举例 / 55

语词札记

——“经营”“惊鸿”“游龙”“帝女”“娑娑”“常”（当、尚） / 64

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词语条解 / 70

文言教材疑难词句例解 / 76

试说语境中多义词的复义态 / 81

第二辑

- 《周易》的卦象和《诗经》的度语 / 92
- 《诗·邶风·鸛鸣》本事决疑 / 100
- 从《诗·关雎》到《牡丹亭·惊梦》
——“寤寐求女”母题在互文网络中的二千五百年穿越 / 105
- 《诗·硕鼠》“顾”“德”“劳”三名新释 / 116
- 《诗经》中同黄鸟有关的几首诗 / 120
- 南国巫教与《老子》和浪漫文字源流
——《诗·陈风·宛丘》“情”字发覆 / 126
- 《楚辞》释辞三则 / 135
- 略说《陌上桑》的来龙去脉 / 143
- 读汉魏乐府小札 / 149
- 矜夸胡族酒家女的喜剧小品：《羽林郎》 / 154
- 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发展
——《古典诗词比兴小辞典》前言 / 160
- 诗修辞中的“白日”和“白云”
——古典诗歌暗示性形象举证 / 166
- 上古民间以妻女待客的风俗与文学作品中的“投宿招亲”母题 / 174
- 《登鹳雀楼》别解 / 177
- 读唐五代词札记 / 181
- 从诗学角度看辽王朝有限的几首契丹汉诗 / 188
- 被误解的常见诗中的常见词 / 195
- 再说“輶软饥肠”的“輶” / 208

第三辑

- 从书法艺术发展看文化形态的新陈代谢 / 212
- 知人论世话融斋 / 217
- 文采风流诗画间
——读林声同志的题画诗 / 220

老革命的文化自觉

——林声《散穗夕拾》读记 / 226

后现代引力场中的中国北方民俗文化

——远读赵本山 / 232

第四辑

《楚辞诠释与解读》选编 / 248

离骚 / 250

招魂 / 282

湘君 / 292

山鬼 / 295

国殇 / 300

哀郢 / 303

招隐士 / 3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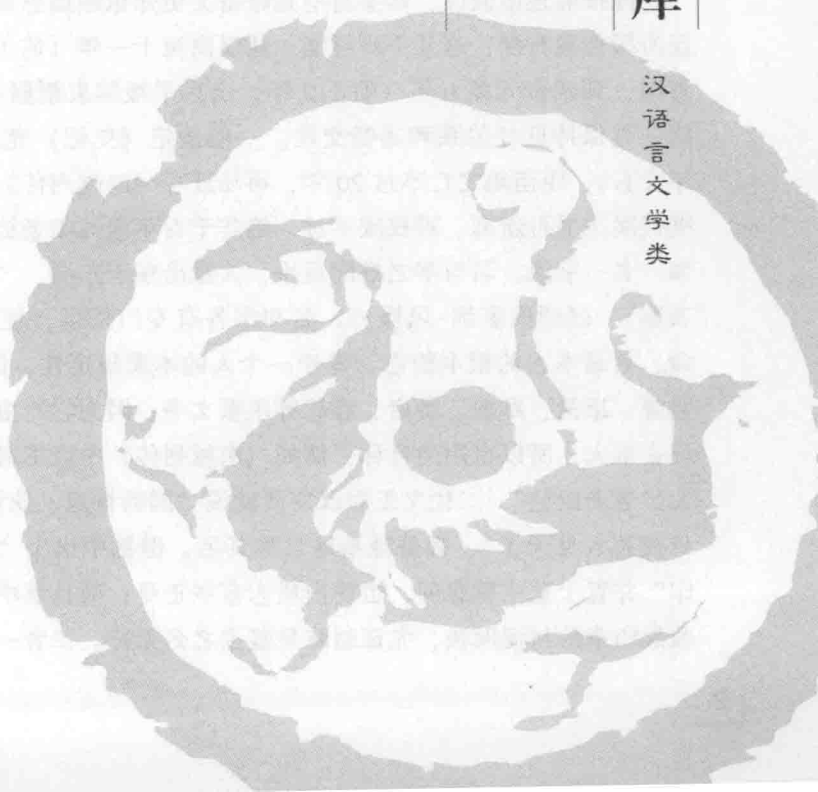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/ 311

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

汉语言文学类

艾荫范
卷

第一辑





南越文王昧、胡二名同音说

——附说貉、秽、胡的古音读

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印玺和封泥，质证二代南越文王名赵昧，与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和《汉书·南粤传》所载赵胡不同，一时引起专家们的纷纷揣测。或说司马迁所据档案文书有误，《史记》误《汉书》随之而误；或说是《史》《汉》两书在后世传抄中造成的讹误；或说“昧”“胡”二字一为名，一为字；或说华、越两地语音不同，因而使用了不同字标音，如此等等。直到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大型集成性质的《中国考古学·秦汉卷》仍作如下说明：“虽然‘赵昧’与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等文献记载的南越文王‘赵胡’不符，但这可能是文献传抄失误或一人二名等原因所造成。”^[1]说明此问题至今仍作为悬案存疑。

谨按前述诸假说，其实有些是略备文史知识稍加思索即可否定的。如说史迁所据档案有误，这几乎不可能。从汉高祖十一年（前196年）陆贾奉使封南粤国，到武帝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出兵平叛结束割据王朝命运，越汉80年间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和通畅交往。一般假定《史记》完成于征和初年（前90年左右），距南越之亡不过20年，司马迁写《南越列传》差不多是写新闻，所据档案文书再新鲜、再权威不过，绝非千百年前陈年老档之断简残编可比。又如一名一字说。名与字之搭配运用，大量出现于东周。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”（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），名和字各有专门用场，使用规范严格。名者自命，名是本人的根本帜志，等于一个人的本质规定性，因此用于户籍、质书、盟誓、诏策、章表、奏启、旌铭等庄重文书；因为它严肃、谨慎、毫无夸饰地代表本人，所以也用为自称，例如《南越列传》中武王对汉使陆贾自称“蛮夷大长老夫臣佗”，二代文王对汉使严助说“国新被寇，使者行矣，胡方（正要）日夜装入见天子”，都是谦恭地自称其名。但墓中出土“赵昧”玉印，与“帝印”并置于墓主胸腹间，也明白质志墓主正身；而且墓中还发现钤有“昧”字圆形印章的封泥两块，尤证赵昧是墓主之名无疑。二者一为历史文献，一为出